

我有時很無聊就只是亂塗亂抹¹的一直畫一直畫進去…… ——戲遊李民中的油彩星球

文／黃志偉（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助理教授）



「有很久的那裡記得每一個人不太常看見自己 鏡子電視收音機紅蘿蔔跟獅子長長的打火機 慢慢的會音響聲浪花生產出現在一起來不及……很開心嗎是的也蠻無所謂因為一直都是這樣 無會變成有有會變成很多很多會變成無限大」²

這文章這樣的沒有逗號、沒有句號不停歇而無止境的言說形態語境，話語內容淺顯易懂，卻帶著你從這頭進入到另一毫不相關尾端出去，甚至沒了出口只能在內迴轉停留，像是乘坐時空機穿梭在層層不同時空般，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前進又後退的串接成一段段奇異歷險故事。

這是「悍圖社」悍將之一藝術家李民中創作自述中的書寫語態，就連畫作主題也是長長的一段話語，相當有趣的讓人在他的圖像與文字間相互游動，玩「文字」就跟他畫圖一樣，都像是在玩遊戲、在隨意塗抹、輕鬆熱鬧又好玩的形色世界裡，傾倒日常生活中平凡又繁瑣的當下碎片！

想要成為很「悍」的角色的ㄎㄚ！

「我散步 走啊走啊走 然後碰 碰 碰 碰 碰 碰 碰 真過癮」³，艷麗多彩滿溢的大畫面衝撲入我們的視線，一時卻不知該從何看起這造型混雜、變化多端又詭異乖張的繪畫，真的是碰啊碰！走啊走的很自由的在畫畫，感覺這樣畫應該會很爽、很快樂！李民中在畫中自由自在的遊走塗抹，與自己存在的當下相遇，具體化了無意識中所浮現的瞬間，魚啊、貓啊、鳥的……張牙舞爪、猙獰破碎變形的人臉，所有的情緒、想像都轉化為形色舞動交錯的奇幻世界，創造出深具在地氣味且獨樹一格的新表現畫風，這是李民中的繪畫創作所帶給人的強烈鮮明印象。

李民中早在80年代末的「新展望」時期便已嶄露頭角，其繪畫風格的建立在大學時代便可看出端倪，也從畫中隱約的嗅到時代的氛圍。當時台灣的政治、社會環境正處於即將鬆綁的前夕，藝術表現也朝向觀念開放、更自由多元的型態前去，而大變動的社會肯定是英雄豪



1|2|3|4

- 1 李民中〈肖像計劃〉於高美館「多情況：悍圖社」展出 李民中肖像計劃於高美館
- 2-3 李民中大學時期作品〈cry〉12
- 4 李民中大學時期作品〈1979-1〉

傑輩出的年代，此時的李民中正值青春漂「」的大學時期，在文化美術系與當今叱咤藝壇的「悍圖社」悍將們相遇，大夥兒學長、學弟一屆帶一屆的相互帶領提攜，成群又結社的在陽明山上把酒練藝，在那藝術表現已趨多元開放的年代，學校老師在藝術創作上並沒有帶給學生多大的影響，比較多的是在人格教育上要學生如何當一個「藝術家」。

李民中說，老師畫他們的，我畫我的也不管老師怎麼看，而美術系帶給他的就是那種環境氛圍，在學長的帶領下去聽王福東演講，彼此熱烈討論著當時的國際藝術趨勢，在新表現和超前衛的藝術思想、形式影響下，讓他們朝向以藝術家的身分和能力，來表達對這塊土地政治和社會現實的關心的路途前去。比李民中大幾屆的學長大部分都以寫實繪畫作為表現形式，如陸先銘、郭維國和連建興等人，而到他這一屆則是畫抽象表現的比較多，有畫寫實的也僅是利用寫實形式來諷刺寫實，而相較於其他成員在創作上表現對社會議題的關心，他畫的則是自己日常生活的直接感受，那時候的生活不就是聽流行音樂、看漫畫和打電動等，這些便成了他創作表現的基本元素，而在藝術上，較早期時喜歡超現實和歐普藝術，尤其歐普那種左右觀看會一閃一閃的動態效果相當吸引他，也喜歡克萊因（Yves Klein）的純粹性，慢慢的才受到新表現的影響，進而形成他結合著塗鴉與新表現的繪畫風格。不過，無論在形式上受到外部何種的影響，畫家獨有的性格特質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一點。

李民中與「悍圖社」這群英雄好漢在此時風雲際會，除了宿命論，更可說他們皆有著反骨叛逆、企圖

心強烈和異於常人的怪性格，各個都是生猛有勁且自命不凡的「怪咖」，那種想要成為個很「悍」的角色的ㄎㄚ！「悍圖社」雖說有捍衛繪畫、對抗當時的裝置藝術潮流之宣言，事實上那個「悍」也有著作品很悍、很精準、很厲害的意思，就是要成為一款大「角色」，走出去就會很有「風」的那種。也因為他們有夠真性真情、有夠瘋狂，才得以創造了台灣藝壇的悍圖傳奇，假使你近觀「悍圖社」成員，會發現到他們有種很不像「台北」的那種氣質，反倒是「土」味十足，那個「土」是正港土地氣味的土，也就是他們創作爆發力的來源。

到底「看電視需要什麼裝備」？

是啊！到底看電視需要什麼裝備？這是從哪來的想法啊！或者說這是甚麼問題！一時間還真讓人無法回答……在李民中早期的畫冊裡有這一提問？是啤酒、香菸、零食、遙控器，還是要有會隨時轉台怒罵的基本動作！這樣的回答恐怕無法滿足他那無厘頭、白爛、愛玩、亂搞的性格。初識李民中時那粗獷的外表還看不出、也兜不攏他的作品與人，慢慢認識才發現到他童心、玩性很強的真實面。再進一步深入了解後，他在繪畫創作中所展現的這些態度就顯得直接自然了，所有在他生活中的人、事、物，憤怒的、悲傷的、不順利不得意的情緒，都轉化為畫面上的形形色色，也把音樂性放入，隨著節奏的緊張快慢，讓有形的、無形的、有關係和沒關係的都放在一起，讓他們碰撞、對話、拉扯，他畫畫就像是在玩遊戲一般那樣的輕鬆自在，也在此趣味中窺探創造的可能，就這樣天天畫、天天玩，釋放與記

憶每一天的生命。

這種輕鬆「玩」的創作態度相當少見，也著實讓人羨慕，那是需要天真純粹的性格使然，才能如此「鬆」⁴的進入創作境內。

我就等於是在畫裡的東西！

李民中的創作充滿著遊戲性，而「遊戲」本身本來就存在著創造與神秘性，也因為觀念自由而得以沒有束縛，得以創造更多的可能。李民中在畫圖都沒有計劃也沒打底，都是想到那畫到那，形隨意走也意隨形流，一種失控中的控制，跟著無意識也跟著偶然走，這裡突然想到德勒茲說的一段話可以來跟他的創作做一對應：「相信說畫家面對的是一面白色的表面，這是一種錯誤。再現性的信仰便是來自於這種錯誤…」⁵，李民中的沒計劃正好避開了這個錯誤，在未知中讓創造得以可能。在繪畫碰撞游離的進程中，他用有機、變形或幾何造形來將諸多不可見的狀態化為可見，也利用近似漫畫的方式解決那不存在、難以以形象表達的動態動作，這樣的創作方式於無形中形塑出李民中獨有的繪畫風格。

1|2|3

- 1 李民中作品〈燕子來的時候〉
- 2 李民中作品〈我是海裡的精靈〉
- 3 李民中作品〈一個下雨後的傍晚〉



不過，李民中是不會刻意去找風格的，腦袋想到甚麼或突然出現的念頭就畫進去，自然而然的就出現了一些形狀、結構跑出來。李民中說：「我畫圖很簡單，如果我的這些畫賣掉了、被收藏了，我會怕找不到我自己，因為我就等於是在畫裡的東西！」以那件作品〈被從小行星帶旅行過來的小隕石碎片輕輕砸到〉來看，出現許多不同類型的造型物件在層疊的空間中飄浮碰撞，這些物件來自於他的無限大基因庫，一個物件到底要給它甚麼樣的基因，它有甚麼樣的變數、會有甚麼可能，就會成為在行筆中的瞬間決定，然後那些變數就會開始雜交、延展開來，於是就造成這樣的畫面：多層次變化的基因在空間中飄，當下閃過的多拉A夢、無敵鐵金剛、貓和人都被揉融於基因中，幾道隨性的粗獷筆觸正試圖破壞著某種和諧，所有的點、點、點乎明乎暗的串流在宇宙中。而在色彩的使用上亦是相當的自由，他深刻體認到，不管甚麼顏色放在任何一個顏色旁邊都很漂亮，就是全部通通都會有效果，完全看我們怎麼去玩它。

至於在表現的內容上，也無所謂要說甚麼，就放任那些圖像自己出現，因為，他畫圖的原因並不是刻意要講些甚麼故事，就是單純的喜歡畫圖。近年的幾張足以涵蓋我們身體的氣魄大作〈四季〉、〈猜猜並詢問它的名稱〉、〈喔！喔！喔！今晚月亮好近，來去101頂上吹風〉，一樣喃喃自語的主題，在無止境無限大的渾沌空間中，讓那些運動中的點點、繞圈圈和幾何狀基

因體，在層疊透明空間中穿梭來去，色彩時而艷麗時而暗淡憂鬱，和著不小心看到的具象表情，帶著好玩快樂又憂傷的神祕性，邀請我們進入他所營造的美麗宇宙。

畫畫為別人而畫會更好玩！

今年元月李民中開啟他的「肖像計劃」，6F的畫幅為人繪製肖像，會有此計劃的理由相當多，但也很單純，就是常有朋友說：啊你在畫圖，來一張如何？這是一般畫家常碰到的問題，一般人都覺得畫家要畫一張簡單而容易，便常常有這種不太好的觀念認知。李民中就

想說，不然就幫朋友畫張肖像畫，僅收微薄的工本費，而既然可以為朋友畫，那對所有人也通通都可以，於是就這樣有了這一計畫的念頭，同時也將此計畫推出到外面，可以邊旅行邊畫、到處都可以畫。

另外，他說記得在巴黎留學時，與老畫家張義雄一起吃飯，就要神秘的問說：「你們畫圖是要幹甚麼！為何要做藝術？我自己知道我要做什麼，你們自己回去好好想！」，而這個問題李民中讓想了快二十年才有個答案：「畫圖不是為我自己一個人畫，為別人而畫會變得更好玩。」的確，在繪製的過程中肯定會有些對話會發





1 李民中作品《我散步 走啊走啊走 然後碰 碰 碰 碰 碰 碰 真過癮》 2 李民中作品《喔喔喔喔喔 今晚月亮好近 我們去101頂吹風吧》 3 李民中

生，不只是言語上的，也有著畫者與被畫者間相互凝視的內在觀照，大部分都會在像與不像之間要求畫家，很有趣、也真的好玩的去看到被畫者或其他觀者的視野，李民中指出一張畫的最像的肖像，畫到最後他說：「不能再像下去了，再像下去自己就不見了！」，簡單的一句話頗令人深思。這一計劃會到今年年底結束，至今已經畫兩百多張了，將所有肖像集合展出的眾生相，呈現出一大幅相當令人震撼的作品，畫中各個人物在李民中的筆下展現不同的生命當下表情與色調，像是將所有人不同的生命背景，一下子拉到同一個畫面一般，寫實的、表現的，人人在花花世界中都是一個「角色」。

找到好的方法去享受生命

因為李民中自己清楚自己要什麼，所以不管面對甚麼時潮變化或當代新科技和新媒材的衝擊，他完全不會

受到影響就是順著走，事實上其他的創作形式他也玩、也會思考，重點是要能做出很「悍」的作品；另外，也要好好的享受生命，李民中說：「我平常所想的大概就是希望這個世界會非常的和平，然後就會很美。」在他的認知中，我們存在的這個地球就是一個『真實的天堂』，這不是一種意念，而是一個真實，以鄰近我們幾千光年的小宇宙來說，就大概只住著我們，我們可以生活在這樣的星球裡面真的很幸福，而這個宇宙最有價值的東西應該是我們的「智慧」，因為我們有這些東西，所以就可以有那麼多的感覺，可以去思考很多事，還有我們要做甚麼等等……然後李民中就發現，就是去好好的享受生命，然後有辦法的話就去告訴別人說，用「好」的方法去享受生命，所以說，要知道甚麼是好的方法可以去享受生命，他畫畫，就是想透過繪畫告訴大家這個小秘密。■

註釋：

- 1 本文主題前段《我有時很無聊就只是亂塗亂抹》引用自李民中《畫畫》一文。
- 2 摘錄自悍圖社著《悍圖社—悍將2.0 2010點將錄》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出版，p.46。
- 3 1988年，李民中以作品《我散步 走啊走啊走 然後碰 碰 碰 碰 碰 碰 真過癮》，入選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「現代繪畫新展望」展。
- 4 借用藝術家李俊賢對李民中創作的整體描述，就是他畫畫很「鬆」。
- 5 引用自德勒茲著、陳蕪譯《法蘭西斯·培根：感官感覺的邏輯》。國立編譯館2009，p.113。

